

# 百合花

茹志鵬等著



校对

文学小丛书

百 合 花

茹志鹄等著

20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紫竹大街320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

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•

书号910 字数24,000 开本787×940 纸 $\frac{1}{32}$  印张 $1\frac{11}{16}$  插页2

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2)0.17元

## 前 言

一九五八年上半年，全国各报刊上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，本书所选的“百合花”、“七根火柴”、“进山”三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
这三篇小说，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：故事简短，情节引人，人物鲜明；而且写的都是我国三十年来的革命斗争故事。因此，它们发表之后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。

三位作者，都是近年来出现的新作家。

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这几篇作品，我们把茅盾同志写的“谈最近的短篇小说”作为附录印在后面。

編 者

## 目 次

- 百合花·····茹志鵬 ( 1 )  
七根火柴·····愿 坚 (15)  
进山·····勤 耕 (21)  
談最近的短篇小說·····茅 盾 (29)

## 百 合 花

茹志鵑

一九四六年的中秋。

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。我們文工团創作室的几个同志，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連去帮助工作。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！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，最后才叫一个通訊員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。

包扎所就包扎所吧！反正不叫我进保險箱就行。我背上背包，跟通訊員走了。

早上下过一陣小雨，現在虽放晴了，路上还是滑得很，两边地里的秋庄稼，都給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綠，珠燦晶瑩。空气里也帶有一股清鮮湿潤的香味。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間歇的盲目的裏响着，我真以为我們是去赶集的呢！

通訊員撒开大步，一直走在我前面。一开始他就把我撂下几丈远。我的脚烂了，路又滑，怎么努力

也赶不上他。我想喊他等等我，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；不叫他，我又真怕一个人摸不到那个包扎所。我开始对这个通訊員生起气来。

噯！說也怪，他背后好象长了眼睛似的，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。但臉还是朝着前面，沒看我一眼。等我紧走慢赶的快要走近他时，他又登登的自个向前走了，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。我实在沒有力气赶了，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。不过这一次还好，他沒让我摺得太远，但也不让我走近，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。我走快，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；我走慢，他在前面就搖搖摆摆。奇怪的是，我从沒見他回头看我一次，我不禁对这通訊員发生了兴趣。

剛才在团部我沒注意看他，現在从背后看去，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，块头不大，但从他那副厚实的肩膀看来，是个挺棒的小伙，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黃軍装，綁腿直打到膝盖上。肩上的步枪筒里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，这要說是伪装，倒不如算作裝飾点綴。

沒有赶上他，但双脚脹痛得象火燒似的。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，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。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，把枪橫擱在腿上，背向着我，好象沒我这个人似的。凭經驗，

我曉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緣故。女同志下連队，就有这些困难。我着恼的帶着一种反抗情緒走过去，面对着他坐下来。这时，我看见他那張十分年輕稚气的圓臉，頂多有十八岁。他見我挨他坐下，立即張惶起来，好象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彈，局促不安，掉过臉去不好，不掉过去又不行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。我拚命忍住笑，隨便的問他是哪里人。他沒回答，臉脹得象个关公，呐呐半晌，才說清自己是天目山人。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！

“在家时你干什么？”

“帮人拖毛竹。”

我朝他寬寬的两肩望了一下，立即在我眼前出現了一片綠霧似的竹海，海中間，一条窄窄的石級山道，盘旋而上。一个肩膀寬寬的小伙，肩上垫了一块老藍布，扛了几枝青竹，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，刮打得石級嘩嘩作响。……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！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。我又問：

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九。”

“参加革命几年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

“你怎么参加革命的？”我問到这里自己觉得这



不象是談話，倒有些象審訊。不过我还是禁不住的要問。

“大軍北撤時<sup>①</sup>我自己跟來的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”

“娘，爹，弟弟妹妹，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。”

“你还没娶媳妇吧？”

“……”他飞红了脸，更加忸怩起来，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。半晌他才低下了头，憨憨的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我还想問他有没有对象，但看到他这样子，只得把嘴里的話，又咽了下去。

两人悶坐了一会，他开始抬头看看天，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，意思是在催我动身。

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摘了帽子，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。这是我的不是，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，为了我跟他說話，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，这都怪我了。

我們到包扎所，已是下午两点鐘了。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，包扎所設在一个小学里，大小六个房子

<sup>①</sup> 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后，共产党为了全国人民实现和平的愿望，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談判，并忍痛撤出江南。但时隔不久，国民党竟背信撕毁协定，又向我中原、苏中等解放地区大举进攻。

組成品字形，中間一塊空地長了許多野草，顯然，小學已有多時不開課了。我們到時屋里已有幾個衛生員在弄着紗布棉花，滿地上都是用磚頭墊起來的門板，算作病床。

我們剛到不久，來了一個鄉幹部，他眼睛熬得通紅，用一片硬拍紙插在額前的破毡帽下，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擋光。他一肩背槍，一肩挂了一杆秤；左手挎了一籃雞蛋，右手提了一口大鍋，呼哧呼哧的走來。他一邊放東西，一邊對我們又抱歉又訴苦，一邊還喘息地喝着水，同時還從懷里掏出一包飯糰來嚼着。我只見他迅速的做着這一切，他說的什麼我就沒大聽清。好象是說什麼被子的事，要我們自己去借。我問清了衛生員，原來因為部隊上的被子還沒有發下來，但傷員流了血，非常怕冷，所以就向老百姓去借。哪怕有一二十條棉絮也好。我這時正愁工作插不上手，便自告奮勇討了這件差事，怕來不及，就順便也請了我那位同鄉，請他幫我動員幾家再走。他躊躇了一下，便和我一起去了。

我們先到附近一個村子，進村後他向東，我往西，分頭去動員。不一會，我已寫了三張借條出去，借到兩條棉絮，一條被子，手里抱得滿滿的，心里十分高興，正準備送回去再來借時，看見通訊員從對面走

来，两手还是空空的。

“怎么，沒借到？”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，又很开通，怎么会沒有借到呢？我有点惊奇的問。

“女同志，你去借吧！……老百姓死封建。”

“哪一家？你帶我去。”我估計一定是他說話不对，說崩了。借不到被子事小，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。我叫他帶我去看看。但他执拗的低着头，象釘在地上似的，不背挪步。我走近他，低声的把羣众影响的話对他說了。他听了，果然就松松爽爽的帶我走了。

我們走进老乡的院子里，只見堂屋里靜靜的，里面一間房門上，垂着一块藍布紅額的門帘，門框两边还貼着鮮紅的对联。我們只得站在外面向里“大姐、大嫂”的喊，喊了几声，不見有人应，但响动是有了。一会，門帘一挑，露出一个年輕媳妇来。这媳妇长得很好看，高高的鼻梁，弯弯的眉，額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。穿的虽是粗布，倒都是新的。我看她头上已硬撓撓的挽了髻，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对她道歉，說剛才这个同志来，說話不好別見怪等等。她听着，臉扭向里面，尽咬着嘴唇笑。我說完了，她也不作声，还是低头咬着嘴唇，好象忍了一肚子笑料沒笑完。这一来，我倒有些尷尬了，下面的話怎么說呢！我看通

訊員站在一邊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我，好象在看連長做示范動作似的。我只好硬了頭皮，訕訕地向她開口借被子了，接著還對她說了一遍共產黨的部隊，打仗是為了老百姓的道理。這一次，她不笑了，一邊聽著，一邊不斷向房裡瞅著。我說完了，她看看我，看看通訊員，好象在掂量我剛才那些話的斤兩。半晌，她轉身進去抱被子。

通訊員乘這機會，頗不服氣的對我說道：

“我剛才也是說的這幾句話，她就是不惜，你看怪吧！……”

我趕忙白了他一眼，不叫他再說。可是來不及了，那個媳婦抱了被子，已經在房門口了。被子一拿出來，我方才明白她剛才為什麼不肯借的道理了。這原來是一條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，被面是假洋緞的，棗紅底，上面撒滿白色百合花。她好象是在故意氣通訊員，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，說：“抱去吧！”

我手里已捧滿了被子，就一努嘴，叫通訊員來拿。沒想到他竟揚起臉，裝作沒看見。我只好開口叫他，他這才綑了臉，垂着眼皮，上去接過被子，慌慌張張的轉身就走。不想他一步還沒走出去，就聽見“嘶”的一聲，衣服挂住了門鉤，在肩膀處，挂下一片布來，口子撕得不小。那媳婦一面笑著，一面趕忙找

針拿綫，要給他縫上。通訊員却高低不肯，挾了被子就走。

剛走出門不遠，就有人告訴我們，剛才那位年輕媳婦，是剛過門三天的新娘子，這條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妝。我听了，心里便有些過意不去，通訊員也皺起了眉，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。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！果然，他一边走，一边跟我嘟囔起來了。

“我們不了解情況，把人家結婚被子也借來了，多不適合呀！……”我忍不住想給他開個玩笑，便故作嚴肅地說：

“是呀！也許她為了這條被子，在做姑娘時，不知起早熬夜，多干了多少零活積起來的錢，也許她曾為了這條花被，睡不着覺呢。可是還有人罵她死封建。……”

他聽到這裡，突然站住腳，呆了一會，說：

“那！……那我們送回去吧！”

“已經借來了，再送回去，倒叫她多心。”我看他那副認真、為難的樣子，又好笑，又覺得可愛。不知怎的，我已從心底愛上了這個傻呼呼的小同鄉。

他听我這麼說，也似乎有理，考慮了一下，便下了決心似的說：

“好，算了。用了給她好好洗洗。”他決定以後，就把我抱着的被子，通統抓過去，左一條，右一條的披掛在自己肩上，大踏步地走了。

回到包扎所以後，我就讓他回團部去。他精神頓時活潑起來了，向我敬了禮就跑了。走不幾步，他又想起了什麼，在自己掛包里掏了一陣，摸出兩個饅頭，朝我揚了揚，順手放在路邊石頭上，說：

“給你開飯啦！”說完就腳不點地的走了。我走過去拿起那兩個干硬的饅頭，看見他背的槍筒里不知在什麼時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，跟那些樹枝一起，在他耳邊抖抖的顫動着。

他已走遠了，但還見他肩上撕掛下來的布片，在風里一飄一飄。我真後悔沒給他縫上再走。現在，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。

包扎所的工作人員很少。鄉幹部動員了幾個婦女，幫我們打水，燒鍋，作些零碎活。那位新媳婦也來了，她還是那樣，笑咪咪的抿着嘴，偶然從眼角上看我一眼，但她時不時的東張西望，好象在找什麼。後來她到底問我說：

“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？”我告訴她同志弟不是這裡的，他現在到前沿去了。她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說：“剛才借被子，他可受我的氣了！”說完了又

抿了嘴笑着，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、棉絮，整整齐齐的分铺在门板上、桌子上（两张课桌拼起来，就是一张床）。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，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。

天黑了，天边涌起一轮满月。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。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，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，又盲目的裹炸，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的升起，好象在月亮下面点了无数盏的汽油灯，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。在这样一个“白夜”里来攻击，有多困难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！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，也憎恶起来了。

乡干部又来了，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。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。

啊！中秋节，在我的故乡，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，上面供一副香烛、几碟瓜果月饼。孩子们急切的盼那炷香快点焚尽，好早些分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，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：“月亮堂堂，敲锣买糖，……”或是唱着：“月亮嬷嬷，照你照我，……”我想到这里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，那个拖毛竹的小伙，也许，几年以前，他还唱过这些歌吧！……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，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，也许在团指挥所，或者是在

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！……

一会儿，我們的炮响了，天空划过几顆紅色的信号彈，攻击开始了。不久，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，包扎所的空气立即紧张起来。

我拿着小本子，去登記他們的姓名、单位，輕伤的問問，重伤的就得拉开他們的符号，或是翻看他們的衣衿。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，“通訊員”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，心跳起来。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×营的字样。啊！不是，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訊員。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問問誰，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；通訊員在战斗时，除了送信，还干什么—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問这些沒意思的問題。

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，一切順利，伤员一次次帶下来的消息，都是我們突击第一道鹿砦，第二道鉄絲網，占領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。但到这里，消息忽然停頓了，下来的伤员，只是简单的回答說：“在打”，或者“在巷战”。但从他們滿身泥濘，极度疲乏的神色上，甚至从那些似乎剛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，大家明白，前面在进行着一場什么样的战斗。

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，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，耽擱下来。我不能解除他們任何痛苦，



只得帶着那些婦女，給他們拭臉洗手，能吃得的喂他們吃一點，帶着背包的，就給他們換一件干淨衣裳，有些還得解开他們的衣服，給他們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。

做這種工作，我當然沒什麼，可那些婦女又羞又怕，就是放不開手來，大家都要搶着去燒鍋，特別是那新媳婦。我跟她說了半天，她才紅了臉，同意了。不過只答應做我的下手。

前面的槍聲，已响得稀落了。感覺上似乎天快亮了，其實還只是半夜。外邊月亮很明，也比平日懸高。前面又下來一個重傷員。屋裡鋪位都滿了，我就把這位重傷員安排在屋簷下的那塊門板上。擔架員把傷員抬上門板，還圍在床邊不肯走。一個上了年紀的擔架員，大概把我當做醫生了，一把抓住我的膀子說：“大夫，你可無論如何要想辦法治好這位同志呀！你治好他，我……我們全體擔架隊員給你挂匾！……”他說話的時候，我发现其他的幾個擔架員也都睜大了眼盯着我，似乎我點一點頭，這傷員就立即會好了似的。我心想給他們解釋一下，只見新媳婦端着水站在床前，短促的“啊”了一聲。我急撥開他們上前一看，我看見了一張十分年輕稚氣的圓臉，原來棕紅的臉色，現已變得灰黃。他安詳的合着眼，